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努阿坦布岛

你听说过努阿坦布岛吗？肯定没有。我之前也没听说过。腊月二十九日凌晨，我在皖南的一个乡村查到了这个地方。努阿坦布岛属于所罗门群岛，是南太平洋上一座孤独的小岛。据说由于海平面上升等原因，这座小岛将有可能在地球上消失。

这个地方属于“被世界遗忘的角落”，却在李卓一篇新写的小说里被反复提起。南方过小年那天，作家李卓给我发来一个短篇，说：“得空看我新写的，再给我提意见。”

故事发生在所罗门群岛的首都霍尼亚拉，而李卓的故乡在湖南岳阳一个叫青田的“大地方”。我对李卓作品的印象，之前还停留在他对故乡青田进行的“约克纳帕塔法世系”或《米格尔大街》式的抒写。读完此篇，我颇为惊异，不知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转变。后来，李卓坦言，鲁迅文学院归来后，他尝试挣脱自己的写作根据地，打破依靠生活经验取材的桎梏，将视野投向更宽阔的远方。

我和李卓是鲁迅文学院四十二届高研班的同学，我是“淮军”，他是“湘军”。同时，我们还是本届高研班著名文学沙龙——507茶话会的缔造者。507是鲁院五楼西边的一间宿舍，大家基本上把它当作《福楼拜家的星期天》中那个赫赫有名的据点。李卓是507宿舍的宿主，又主动承担茶饮之开销，所以他相当于芍药居的福楼拜。

早在十几年前，我就有去鲁院学习的憧憬。后来我在北京漂泊几年，因工作原因数次拜访鲁院，一直对文学馆路45号情有独钟。那时，我曾写下一句诗，“如果坐马车去芍药居，送信的人/就不会消失于地铁”，以此致敬鲁院，相当于大别山上的一棵草向一座庄严的海岛致敬。

无兄弟不篮球

无文学不姐妹，无兄弟不篮球。我们中的大多数是在现代文学馆的篮球场上混熟的。初到鲁院的那段期间，除本职编务工作外，我都在做一本考古方面图书的文学润色事宜。也许是长久地与墓葬、遗址等打交道，我时常梦见逝去的人，经常在梦中惊醒。所以，完成《考古安徽》的相关工作后，我就直奔篮球场，与芍药居的阳光亲密接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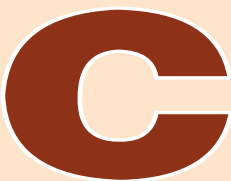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正值北京深秋，银杏有了黄金的质地，梧桐开始给大地写信。我穿过鲁院门口的树林，像是走进一幅印象派油画。绕过一株雪松，先和茅盾打一个招呼；转到了湖边，正遇到老舍、曹禺、叶圣陶在聊天。老舍执手杖，随意地靠在椅子上；叶圣陶穿着长衫，持一把折扇；曹禺西装革履地站在背后，留出一个可供合影的位置。后来，这个位置被来自洛阳的王小朋占领，在鲁四二的班级纪念册上，他和三位大师盘踞其中，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。我们看过照片后有一个大胆的提议——等小朋百年之后，就按照这个造型给他做个雕塑留在这里，三位大师变成四位大师，这一组雕塑的名字就叫“淘宝老王”。小朋连连称好，只是有两点意见，一是自己照片中的表情略显拘谨，二是排名有点靠后了。

但那时，小朋刚投进一个三分，表情相当自信，颇有进NBA名人堂的架势。随后，他想来个梅开二度，忽见一人大鹏展翅，直接没收了篮球，将其玩弄于掌中。这名身高八尺的大汉就是内蒙古诗人梁宝全，本名浩斯宝力高，是篮球队的队长。由于他成熟稳重加沉默寡言，一度被当作文学馆的安全保卫部部长。梁部长的搭档是回族作家冶生福，来自青海，会唱“花儿”，他在篮下和“花儿”的歌词一样，“扑棱棱”“哗啦啦”不停，人送雅称“篮板王”。和生福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嘉兴小伙蒋话，他在场上游手好闲，属于散步式打球。

我在场边观察着这一群活蹦乱跳的同学，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出现在我的小说中。人群中我只认识陕西诗人李东，前几年我们在山东东营黄河口诗会见过。那个诗会女诗人众多，李东人帅诗好，一直在指导她们，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深入交流。李东这几年作品屡见大刊，与他在场上屡投不中的表现截然不同。最年轻的得分后卫周于旸既能玩转篮球，也能玩弄小说，他和李卓并称“投手”——周于旸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在鲁院学习期间连着投进七个三分球，我却郑重地告诫他：“每当你觉得想要炫耀球技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所拥有的狗屎运。”

勃朗特三姐妹

梁部长在鲁院的得意之作不在于诗歌，他用蒙语创作，就算写出了《荷马史



月光城 随笔

穿越孤岛

陈巨飞

诗》，我们一个字也不认识；也不在于他的沉浸式《鸿雁》演唱，尽管他在六楼引吭高歌的时候，鲁四二的学员倾巢而出给他加油。他在鲁院收了一个高徒，是篮球队里唯一的一名女队员——来自保定的儿童文学作家贾为。梁队竟然教会了贾为三步投篮——奥尼尔曾说过，教女生三步篮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。贾为和她的老师一样，嗓音也好，恍如天籁，一唱起《送别》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”，刚起个头，蒋话就泪水涟涟，猛灌自己一大杯可乐。鲁院是不允许喝酒的，所以我们用可乐代替。其实可乐喝多了也会醉，蒋话可以证明。他记忆力超群，不会不记得他醉可乐后飘逸的状态，简直和在球场上散步的他判若两人。

在贾为加入507茶话会之前，507已有两位女会员，一位是刘威，湘妹子，以发言犀利而著称，我们跟着李卓叫她威姐。茶话会大多是作品研讨会，其实更准确地说，是文学批斗大会。建会巨业伊始，我和小朋、李卓定下基调，就要刀刀见血，直击痛点，否则搞成相互吹捧大会，就没意思了。威姐是专业编辑和成熟作家，读得认真，评得细致，谈得真诚，批得“到卫”——好几次把作者批得躲到卫生间不敢出来。小朋劝威姐稍微收一收，批评对象老是待在卫生间，虽说到位，但也倒味，这样文本就成批评的孤岛了——小朋对气味非常敏感，他认为小说要有烟火气和人情味，从他的《黄梅路鱼铺简史》就可以闻得出。威姐粉面含春威不露，说，我已经很克制了！

这也是我一直不敢拿出自己小说参与研讨的原因。但小朋、于旸、生福、蒋话、李卓文正不怕威姐批，所以他们的收获就比我大得多。有人唱白脸，就有人唱红脸。另一位女会员常笑予就经常唱红脸。她来自哈尔滨，出生于儿童文学世家，腿比院门口的玉兰树还要长。她说搞文学的人心理都很脆弱，都有一颗儿童般幼小的心灵，所以要适当鼓励。等常笑予发言的时候，苦主就会从卫生间跑出来，重拾生活的信心。

她们生机勃勃，开朗乐观，特立独行，简称勃朗特三姐妹；她们是507茶话会的女嘉宾，又称“茶话女”。

穿越孤岛

此时此刻，在长沙贺龙体育馆附近，蒋话穿越大半个中国见到了李卓。这几乎是鲁四二毕业后的第一次聚首。

而在去年12月，李卓跟蒋话聊过一次，说鲁院其实像一

个孤岛，我们是一群漂流到岛上的人。“因为在孤岛上，所以日常不被关注的事物，都可能成为我们珍视的东西。”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想起这段聊天。但我可以确定，他们今晚喝的肯定不是可乐。

鲁院是孤岛，507也是孤岛，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岛。原以为，一个个孤岛聚集在一起就会变成群岛或新大陆，其实不然，我们在一起，只会造就更大的一座孤岛。

终于，我们从一群人的孤岛回到一个人的孤岛。结业后，我们踏上行程，浩斯宝力高回到草原，常笑予回到冰城，小朋回到十三朝古都。有的回到邮票大小的故乡，有的回到相爱相杀的他乡，有的收获了一个满意的答案，有的领回了一大堆疑惑。我在结业典礼上说，我们都会回到一张寂寥而广阔的书桌，重新出发，在一粒粒汉字前找到自我。

这么看来，汉字也是一粒粒孤岛。当它们以不同的形态集合到一起，形成一篇文章，里面的喜怒哀乐，确实是个人而不是群体的。

鲁院归来后，我一直在想我收获了什么？是参加了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奖之夜？是听到了曹文轩、李洱等大咖的讲座？是得到了李少君、徐则臣等老师的指导？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，说是古时候，山东某地农民家的母猪生了一个白猪，农民非常惊奇，以为天降祥瑞，要献给皇上；可他走到济南府后就回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外面到处都是白猪。

这个农民收获了什么？他和我一样，是长了见识。说得洋气一点，是开阔了视野。我的眼光，一直停留在地球上的匡冲，李卓则把视角放在大地方青田。不过，他现在已经漂流到了遥远的努阿坦布岛。周于旸走得更远，他在云顶操纵想象的吊车，通过一块玉米地穿越了地球孤岛，抵达象人星，他的志向是“跨越整个星系，去宇宙另一端的陌生星球当一个外星人”。

如果以上真的发生，我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孤岛，就像李卓小说《努阿坦布岛葬礼》中的老皮特的父亲一样，说，“你们走吧，别恨我。”请大家相信，哪怕是岛上最后一个人，他也不会孤独。当这些远行者回望故乡时，他还在那里喝着可乐，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。

感谢这一段短暂而美妙的时光，感谢这一群招摇过海的人。他们，有的给我递来一根杠杆，有的给我一声棒喝，有的给我忘情水，有的给我布洛芬。有的只是拍一拍我的肩膀，让我知道，他和我一样完成了孤岛穿越，已经足够幸运。